

陈亮的艺术精神与文章创作

閔泽平

(浙江海洋学院人文学院, 浙江舟山 316000)

[作者简介] 閔泽平(1969-), 男, 湖北宜昌人, 浙江海洋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唐宋散文研究。

[摘要] 陈亮以一世英豪自勉, 疾呼恢复, 倡言王霸, 尊崇功利, 其在思想领域所作摧陷廓清之功早已为世人所认可。陈亮慷慨作论, 径遂直陈, 一任忠义之心、倜傥之性袒露无遗, 少有吞吐嗟喟, 颇具阳刚之气。其文亦气势恢弘, 笔力矫健, 情感激越, 灵思奔腾, 往往使人心骇目夺, 足与当时文章家相颉颃。尤其在软媚之风弥漫的南宋文坛, 陈亮之噌吰鏖鏖, 如洪钟巨吕, 振聋发聩, 催人警醒, 不无针砭时弊、拨乱反正之效用。

[关键词] 陈亮; 事功; 散文; 瑰丽; 劲健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6)06-0752-05

陈亮本是天纵英豪, 自许为“人中之虎, 文中之龙”^[1](第111页), 意在“推倒一世之智勇, 开拓万古之心胸”^[1](第280页), 故其“独好伯王大略、兵机厉害”^[1](第49页), “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1](第30页), 殊无意于铅槧之业, 事骖骖之文、无根之谈而消磨心志。他谈兵治史, 论道议理, 指点江山, 臧否人物, 巨笔如掾, 洋洋洒洒, 均以开社稷数百年之基为己任, 以天下大势与恢复大计为旨归。而后人亦极力推许, 以之为“真英雄、真豪杰、真义士、真理学者”^[1](第474页), 非敢以区区文墨之事绳之。时至今日, 其哲学思想、军事思想等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如醇液佳酿, 愈久弥香。陈亮无意雕刻修饰, 其文“意思挥霍, 气象张大”^[2](第35页), 足与当时文章之家相颉颃, 尤其在软媚、俚缓之风弥漫的南宋文坛, 陈亮之噌吰鏖鏖, 如洪钟巨吕, 振聋发聩, 催人警醒, 自是千古难以磨灭, 与其在思想领域所作摧陷廓清之功相比, 亦未遑多让。不过, 后人对作为哲学家、军事家的陈亮讨论甚详, 称颂之声不绝于耳, 而对身为文章家的陈亮少有申说, 甚者将其等同于一词人。这于陈亮, 不能不为一件憾事。

一、陈亮的艺术精神与审美趣味

陈亮的核心思想, 朱熹归结为“义利双行, 王霸并用”^[1](第299页), 陈傅良理解为“功到成处便是有德, 事到济处便是有理”^[3](卷36), 陈亮自以为“却是直上直下, 只有一个头颅做得成耳”^[1](第281页), 今人则将所谓“直上直下”简称为“功利主义”。总之, 人们都不会否认追求事功、讲究实用为陈亮思想最鲜明的特色。这一立场决定了陈亮对文学的基本态度。其《桑泽卿诗集序》云:“予平生不能诗, 亦莫能识其浅深高下。”这里不是自谦而是自负。在他看来, 单纯以文为文毫无价值:“吾所谓文, 非铅槧之业, 必有处事之才。”^[1](第49页)在一定程度上, 他仅仅把文章作为工具看待:“亮闻古人之于文也, 犹其为仕也。仕将以行其道也, 文将以载其道也。道不在我, 则虽仕何为? 虽有文, 当与利口者争长耳。韩退之

《原道》, 无愧于孟、荀, 而终不免以文为本, 故程氏以为倒学。”^[1] (第335页)

陈亮对诗文的冷落, 源于他极强的功利主义思想。他始终标举的是经世致用的旗帜, 无论是玄妙的道德性命还是缥缈的诗文, 只要远离经验世界与人生事物, 都会受到他的抨击。不过, 当陈亮回归到现实景况中去体悟道的具体存在时, 当他致力于人生状况的实际改善时, 他还是敏锐地发现了“文”的价值。在《送吴允成运幹序》中, 他指出文章行义就是文人的安身之处、立命之所, 正如处理政事是仕宦者的日常生活。文章之道, 虽还只是“一艺一能”, 却不再毫无价值, 而是与事功同样极其务实的。这样, 陈亮就把文章的地位迅速提升, 使之与政事并列成为士人的两大主要任务。当然陈亮所褒扬的文章, 其内容还是有限定的, 那就是要能直接服务于政治生活。对内容的偏重, 使他在品评文章时, 更强调立意的高超, 其《书作论法后》云: “大凡论不必作好语言, 意与理胜, 则文字自然超众。故大手之文, 不为诡异之体, 而自然宏富; 不为险怪之辞, 而自然典丽, 奇寓于纯粹之中, 巧藏于和易之内。不善学文者, 不求高于理与意, 而务求于文彩辞句之间, 则亦陋矣。”

有人据此认为陈亮“片面强调直接的政治功用, 便只重论文而轻视文学作品, 只重内容而轻视艺术形式”, 认为这里所说的是“根本不要注意语言、形式”^[4] (第414页), 这其实是对陈亮的误解。陈亮突出意、理的重要性, 并非完全否认“好语言”。他反对的只是“诡异之体”, 是“险怪之辞”, 而于达意之词、辞顺之词, 却是欢迎的。“意与理胜”, 固然不一定文字超众, 但词彩华丽而内容肤浅庸弱, 就毫无意义。陈亮反对的是“务求于文彩辞句之间”, 迷而忘返, 以至于忽视了意的传达。他主张“奇寓于纯粹之中, 巧藏于和易之内”, 也非一味宣扬平淡无奇的文字, 而是反对仅仅以“奇”、“巧”眩人耳目, 以“好语言”喧宾夺主。将“好语言”熔铸于宏富、典丽风格之中, 将“奇”、“巧”不露痕迹地融化于纯粹、和易的行文之中, 才是作文的至高境界。陈亮对“好语言”, 对“奇”、“巧”本身是认同的, 只是他不愿文士停留在追求“好语言”、一味“奇”“巧”的层面上。作为一介书生, 陈亮不可能不对艺术形式有所关注。他对前人的创作经验, 颇为用心。陈亮选编《欧阳文粹》、《苏门六君子文粹》, 就是对散文创作规律的一种总结, 就是对传统文风的一种顺接。他不仅力图以对欧、苏的褒扬来确认唐宋散文的艺术传统, 甚至希望通过对欧、苏的揣摩以取法三代两汉之文。两汉文风对陈亮散文创作的影响颇为深刻。其政论文之雄健踔厉、凛然慷慨、忠愤激烈、峻急犇直都可视为汉初、汉末文风的嗣响, 而其史论文也深受《史记》等史书的浸润。陈亮对文章写作的具体技巧, 也有过深入的探讨和反复的摸索, 元人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就载有“陈同甫作文之法”。

陈亮“生而目光有芒, 为人才气超迈”, 具有浓厚的英雄主义气质。他对汉唐功业“光明盛大”的肯定, 对汉唐君主“本领宏阔, 工夫至到”的颂扬, 固然出于其进步的历史观和鲜明的功利主义思想, 其间也不无英雄主义的因子。陈亮毕生所追求的, 是希望成为“大有为”的豪杰, 成为“风雨云雷”、“推倒一世”的英雄, 而“非闭眉合眼, 朦瞳精神以自附于道学者也”。这种追求, 不仅使其为人慷慨磊落, 不肯苟同, 行事“擎拳撑脚, 独往独来于人间”, 其艺术趣味亦独嗜阳刚之美, 行文更崇尚爽朗健拔。陈亮志向宏远, 眼界阔大, 欲“穷天地造化之初, 考古今沿革之变, 以推极皇帝王伯之道, 而得汉魏晋唐长短之由”^[1] (第8页), 所论皆“国家立国之本末”、“天下形势之消长”, 故不屑斤斤于字句之间, “决裂以为体, 短钉以为词”, 其立论如“堂堂之阵, 正正之旗, 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 龙蛇虎豹变见而出没”^[1] (第280页), 具有震慑人心的恢弘气势, 所以叶适形容其文如“海涵泽聚, 天霁风止, 无狂浪暴流, 而回旋起伏, 紫映妙巧, 极天下之奇险”^[3] (第597页)。陈亮行文, 立论虽不尽精确, 阐述或失之阔略, 但气象之挥霍, 文思之奔腾, 情感之激越, 往往使人心骇目夺。陈亮每有所感, 慷慨作论, 径遂直陈, 一任忠义之心、犇直之性袒露无遗, 少有吞吐嗫嚅, 言人之所不敢言, 论人之所未敢论, 斩钉截铁, 不容置疑, 锋芒毕露, 充分展示出他亢直、硬健的笔风, 朱熹所言陈亮“才太高、气太锐、论太险、迹太露”^[1] (第301页), 正从另一侧面阐释了陈亮文章所具有的阳刚之美。

二、陈亮的散文创作与艺术特色

陈亮的作品,收入在《龙川文集》中,今存各种刻本均为 30 卷。其中诗三首,《谪仙歌》并序一首,词则各本数量不等。中华书局 1974 年版《陈亮集》对词进行整理辑录,共为 74 阙,与诗、歌一并编入第 17 卷,其他 29 卷则为书疏、论策、序跋、祭文、墓志铭等。陈亮的艺术风格主要展现在他的各类散文文体之中,其中尤以疏、论、序、书最具特色。

陈亮的政论文,主要以气势感人。乾道五年,陈亮向孝宗进《中兴五论》,阐述抗金中兴的基本纲领。淳熙五年,他在一月之内三次向孝宗上书,纵论恢复之道。淳熙十五年,陈亮再次诣阙上书,激励孝宗收拾河山。此外,陈亮还作有《廷对》、《制举》、《四弊》、《国子》等策文。陈亮的这些文章,意在根除时弊,整顿朝纲,鼓舞民心,为南宋王朝收复中原、洗尽前耻而覃思极虑、出谋划策。隆兴和议之后,偏安之势既成,朝野上下晏然,不思振作,偷生苟且,沉醉在和悦嬉戏之中,置国恨家仇于度外,屡遭羞辱而泰然自若。面对文恬武嬉的局面,陈亮痛心疾首,愤然而起,大声疾呼,试图唤起人们的斗志。他指斥秦桧之流“饰太平于一隅以为欺”,痛责“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1](第 8 页),对孝宗“驱委庸人,笼络小儒,以迁延大有为之岁月”亦颇有微词。陈亮不仅反复强调了抗战恢复的必要性,而且还用大量篇幅论证了收复中原的可行性及具体策略,如迁都建康、经营荆襄、注重江淮一带的战备、着力人才培养等,都表现出了一个战略家的远见卓识。

陈亮具有浓厚的忧患意识,为人又颇为自信,故其政论文往往情感激越,波澜壮阔,一泻千里,逸气纵横,形成了雄丽刚劲的特色。陈亮的四上孝宗书,大都写得汪洋恣肆,下笔动辄数千言。如其第一书核心是要求备战抗金,作者围绕这一主题,深入分析了政治、军事、人才培养等方方面面的应对措施,使文章无蹈虚之语、盘空之论,所言所论无不有为而发,无不切中时弊。陈亮慨然以天下自任,言事慷慨激昂,斩钉截铁,故所作奏疏也词锋凌厉,气势逼人,行文惟意所之,极尽跌宕之至。如“一日之苟安,数百年之大患也”等语,令人悚然警醒;“狄夷亦能得民心与天下”之论,令人心惊胆寒。陈亮尚气任性,文以气生,文以情胜,文如其人。陈亮上疏,“历指其失,颇切事情”,其文本非为博取官爵而作,自然不会止步于就事论事,往往意在为孝宗出谋划策,为南宋王朝献猷定谏,所以文章的起点高,视野广,见识卓越而立意深厚。当然,有时作者只顾行文痛快,也难免出现疏漏之处。

陈亮的史论文主要以“识见美”取胜。在其政论文中,我们可以发现他经常把对历史的重新阐述作为表述自己立场的起点。同时,陈亮还写作了大量史论文。这些史论文,主要收集在《酌古论》及《三国纪年》中,另外还有《谢安比王导》、《王珪确论如何》及一些史传序等。和传统的史论文不一样,陈亮较少从道德的立场去评价成败得失,而更多着眼于战略战术的正确运用。由于角度的新颖,陈亮每每能言人之所未言,新见迭出,烟霞满纸,令人目不暇接。《酌古论》论“光武发高祖之所未能为,而中兴之功远过古人”;论刘备私忿兴师,轻敌取败;论孙权能审时度势,切中机会;论邓禹不能随机应变,功败垂成;论马援不懂履险之术,不能因地制宜等,都无不为卓越之见,显示出陈亮超人的才气。他总能从习见的材料中得出不寻常的观点,从传统的观点中引发出令人惊讶的结论,如评羊祜胶柱鼓瑟、不事权谄;评邓艾之率兵轻进、侥幸功成等,初读之下令人瞠目,反复琢磨又无不令人信服。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中,陈亮也一改常见史论文排比罗列、平铺直叙的方式,采用灵活多变的修辞手段,如《酌古论·诸葛孔明》开篇即以马为喻,形象地指出了英雄与智者的区别,而语言铿锵,多为四字一句,斩截有力,整齐中又不乏变化。由于陈亮所论皆为风雨云雷的时代英雄,其际遇兴会颇能引起作者共鸣,故其字里行间饱含深情,行文一唱三叹,风神摇曳。陈亮的《三国纪年》学习《史记》赞论形式,品陟其间历史人物,其中亦多望外之论,如作者认为汉后主刘禅并非人们印象中的庸主等。此外,陈亮所作《高士传序》、《忠臣传序》、《义士传序》、《谋臣传序》等中传序,也多出之王感慨之笔,颇有余韵。不过,陈亮的说理文,包括政论文与史论

文,不同程度上都存在着粗率之弊。由于作者过于追求行文气势的飞动和观点的独特醒目,立论不免失于谨严,论述不够系统,意之所至,便脱口而出,这在辨析甚为精密细微乃至琐碎的南宋,就可能成为另类,从而影响了时人对其观点的吸收。不过,陈亮之粗豪,也未必无针砭时弊、切中肯綮之功效,“余谓宋儒无病,病在太精细;豪之一字,政宋儒对证之药也”^[1](第472页)。宋儒作文追求平正雅淡,末流便坠入肤弱腐滥,陈亮之亢直慷慨、不肯苟同,也为廓清文坛积弊做出了贡献。

最能见出陈亮性情的是其书体之文。陈亮的这些书信,实话实说,任性尚气,出语自然,如与人对晤,无意修饰,信手直写,故能充分展示陈亮的个性。《陈亮集》现存八封与朱熹往来书信。陈亮思想与朱熹相左,观点与之针锋相对,论战不愿丝毫退让,但往来书信并非不容人分说,一味讨伐,剑拔弩张。两人性格与观念上的尖锐冲突,并没有阻断两人之间的相互关心和尊重,尤其在通信初期。即使在辩难甚为激烈的时刻,陈亮也试图求得朱熹的理解和支持,这使陈亮文中出现了少有的平正和婉。当然,随着论辩的问题越来越集中,陈亮的倔强也逐渐显现出来。坎坷的遭遇与时人的误解及有意的诬陷,使其愤激之情难于掩饰,不时喷薄而出,朱熹所言“书中有不平之气”,陈亮自己也毫不避讳。他意识到了自己的特立独行及由此付出的沉重代价,但他并不愿意改变自己桀骜的性格以顺庸耳俗目。在裸露心胸而无法沟通之后,陈亮信中的语气逐渐发生变化,由引为知音转变为满腹委屈,由坦诚相见转为讥讽相加。陈亮的情绪越来越激烈,以至于朱熹的善意规劝和“平平之论”有时也被还以冷嘲热讽。《陈亮集》中还有不少与他人的书后,由于对象不同,目的各异,行文的风格也有极大差别。周葵、韩元吉、叶衡等为陈亮先辈,《与韩无咎尚书》等书或为自荐,或为荐人,或为感恩,故下笔犹豫,出语谨慎,反复释疑,辞卑语恭。吕祖谦为陈亮雅相敬重的友人,故其《与吕伯恭正字》四书,剖示幽愤,抒写怨屈,尽所欲言,略无掩饰,将心中的寂寞、苦闷、彷徨展露无遗。辛弃疾等人与陈亮志同道合,其《与辛幼安殿撰》等书,多写慰藉之情,不无凄凉之意,或愤激出于诙诡,或感慨杂之萧闲,沉痛处自在言外。其他交游应酬、随手作答而文字轩昂者,也为数不少。

陈亮的序文分为两类,即诗文序与赠序。陈亮的诗文序如题跋,篇幅很短,三言两语,或交代背景,或略作评论,意尽言止,少有引申。其赠序的艺术特色更为明显,特别是其颂扬之作,写法上以记为主,以生动的叙事替代宽泛枯燥的褒扬,不大作议论,偶有议论也是由叙事带出,如同人物传记,常使一怀才负气的英雄奇士跃然纸上。其《送吴恭父知县序》颇具传奇色彩。序文以怪文状强士,通篇写吴恭父异人之处,序因奇人著为奇文,文以人奇,人以文而益奇,将嫫姚倜傥之概寓于谲绝奇宕之中,其间大笔挥洒处,人物神采踊跃,往往使读者悚然惊服,心慕不已。另外,陈亮《送严起叔之官序》也写得烟波生色。严起叔将赴广州为官而乏行李,陈亮为之作序以求援引。此种文字极易写得气卑词弱,使事主难堪尴尬,但陈亮却写得顾盼自若,盛气足以逼人。序文先写严起叔“奋空拳以自托其身”,形容其豪侠处须眉生动;然后落实到眼前,称严起叔此行必将有所遇合,必有豪俊加以照应:“堂堂大国,一行数千里,岂无一英特知义之人乎?”这样,陈亮就将本是羞与人言的干求之意写得理直气壮,使人不忍拒绝。

陈亮所作墓志、祭文、行状、哀辞,总计达九卷之多,但其间有情韵者甚少。这些文字往往是应人之请而作,他与事主并不熟识甚至毫无往来;另一方面,陈亮交游阶层的局限使他认为,这些事主也并没有足以称颂的事迹。所以在写作中,陈亮往往只能抓住一点,进行颂扬或生发感慨,而这些触发作者情思的基点往往并不具体或者并非事主所独有,有时甚至出现了雷同的现象,这无疑就大大削弱了文章的感染力。不过,当陈亮将真情灌注于笔尖时,这些为今人所轻视的应用文字,也会闪烁出灼人的光芒。其《庶弟昭甫墓志铭》即是以痛哭为文章,或泣或呼,或轻声絮语,或放声长号,直举胸臆,情至文生,字字句句,凄婉哀恻,至今读之,犹令人泫然涕下。陈亮最为感人的墓志、祭文,往往都是将死者的经历与自己的遭遇沟通起来,抒写其怜才共命之意。作为思想家,陈亮不为传统所羁绊;作为文章家,他也经常摆脱牢笼,不受文体束缚,另辟蹊径。墓志铭至南宋,已大致形成了基本的行文程式,主要记死者世系、爵里、行治、寿年及子孙情况。但陈亮作墓志铭,却往往凭空结撰,不蹈常轨,独出格调,变化诡谲,令人莫测。如《陈泰旂墓铭》开篇即云:“始余出国北门,弥望汨汨之地,而带以一水,岂行不足以容车马,湖泊往往

随在而有。舟至松江,风涛汹涌,虽余亦惧而登焉。小立垂虹之上,四顾而叹曰:是岂戎马驱驰之所乎?这种细腻的绘景文字,几乎是山水游记所特有的,使人很难把它与墓志联系起来,但却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陈亮不以文鸣世,也无意作一文章家,但其文章自有不容忽视的特色与意义。北宋末年,国势隳颓,文风也随之趋于孱弱萎靡。南宋以来,讲学之风日盛一日,无疑是推波助澜,使腐滥之气愈来愈浓。陈亮乘弊而起,疾呼恢复,倡言王霸,尊崇功利,一洗文坛空疏之习;而其笔力之矫健,文章之瑰丽,气势之恢弘,如崇岩峭壁,万仞崛起,使时人雕章绘句、吟花弄月、呻吟哀叹之作顿为黯然失色。

[参 考 文 献]

- [1] 陈亮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2] 刘熙载. 艺概[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3] 陈傅良. 止斋文集[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4] 成复旺, 黄保真, 蔡钟翔. 中国文学理论史(二)[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87.
- [5] 叶适. 叶适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 [6] 脱脱. 宋史·儒林六·陈亮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责任编辑 何坤翁)

On CHEN Liang' s Soul of Art and Writing Style

MIN Zeping

(Zhejiang Ocean University, Zhoushan 316004, Zhejiang, China)

Biography: MIN Zeping (1969-), 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Humanity Science, Zhejiang Oce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prose of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Abstract: CHEN Liang shouted the instauration, advocated king' s speech and respected the utility. He presented his views vehemently, exposed his personality fully, and showed the awe-inspiring righteousness. The dint of its style of writing is robust and vehemence. Particularly in the breeze of the widespread soft prose of literary circles in South Song, his articles shocked the public and aroused them.

Key words: CHEN Liang; achievements; ancient prose; magnificent; energetic